

壬寅年末，梨园眷逝世颇多。这其中，毕谷云、宋长荣的辞世，令我尤其感怀。这两位在前且零落将尽之时，如鲁殿灵光岿然独存，恰可比作京剧的一抹晚霞。纳兰成德《浣溪沙》云：“一片猩红才著雨，几丝柔绿乍和烟。倩魂销尽夕阳前。”男旦艺术，正如余晖脉脉，不绝如缕。

(一)

说起毕谷云，曾有一面之缘。我之研究戏曲，不愿只钻故纸，而是想更深入地把握梨园生态，因而有计划地访问过多位前辈名伶，做了些口述历史、田野调查的工作。上海是最大的戏码头之一，自不能错过。毕谷云那时已年近九旬，硕果仅存，很值得一顾。于是，利用出差上海的机会，我在热情的翁思再先生的引荐和带领下，专诚登门请教。

毕谷云早岁成立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京剧团，巡演于大江南北。那时他才二十出头，可谓头角峥嵘。我一度想找个研究生，以“毕谷云京剧团”为题作硕士论文，研究解放初期私营剧团的经营运作。这其实是个极好的选题，可做很多文章。但老人似乎比较谨慎，对敏感话题浅言辄止……我以为，也可理解，毕竟与我不熟。转念一想，如果让不懂戏的研究生来访谈，那就更聊不出名堂了。后来事忙，遂作罢。今日思之，还是有点可惜的。因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自领一军的名伶，毕谷云算是硕果仅存的一二人了。

毕谷云是上海人，不是梨园世家，但从小喜欢戏，在伙伴的带领下，瞒着家人，跑到戏院的前后台练功。他很有天赋，又肯下工夫，很快就能登台。更重要的是，他开窍早，在舞台上光彩照人，颇有观众缘。出人头地后，他表现出超乎寻常的魄力，组班、挑梁、巡演。须知，搭班与挑班、组班，完全是两码事。搭班是参加剧团、养活自己，给人家打工；而挑班、组班是既当领衔主演，又做老板，全团生计系于一身，台前幕后忙碌，有时重负如泰山压顶！毕谷云原本可以待在“舒适区”的，就在南方讨生活，日后享誉江南一带，并无问题。但了不起的是，他一个上海人，那样有雄心壮志，竟跑到京剧的发祥地、大本营北京来组班唱戏，而且立住了，何其难能可贵！早年不少南方名伶，千方百计想在北京扎根，都未能实现；而二十郎当岁的毕谷云，不但“北漂”成功，还打出了一片自己的天地！我一直诧异，其中有何奥妙？那天，在我的反复追问下，毕谷云回忆了初到北京闯世界的情形。

当时虽然没有民国的梨园公会、经励科了，但类似京剧工作者联合会的行会组织还是有的。一个南方新人，初来乍到，想在北京演戏，还是挑班，当然需要“挂号”，必须经过圈内人的考察、认可、帮衬，才有可能在北京挂牌唱戏。

毕谷云说，他先在内部试演了久已绝迹于舞台的《绿珠坠楼》，这是徐（碧云）派最负盛名的佳剧。剧中羽舞、袖舞等表演，颇有独到处。最为天津津乐道的，莫过于刚高难度的坠楼绝技。演出相当于同行考核，一些京城梨园的“话事人”会来看戏。结果，从高台纵身翻下的“一招鲜”，一下子就震住了北京的梨园行！彼时李万春在业内还是很有势力的，他欣赏年轻的毕谷云，为其大声喝彩：“偌大的北京城，哪位巨角能来这一手？！”

我立时联想到了陈凯歌执导的电影《霸王别姬》的镜头，关师傅带着科班小孩在类似天桥的地方撂地表演，遭遇



毕谷云与徐碧云



宋长荣与荀慧生

地痞流氓的欺负骚扰，小石头挺身而出，激动地大吼：“各位爷都站好了甬动！真钱买真货，我小石头今儿玩个真的，让爷们开开眼！”他坚毅地把脸上的孙悟空脸谱用力一抹，接了板砖过来，大喝一声，照直往脑门上一拍，板砖断成两截，顿时震服了众人，锣鼓又起，赏钱纷纷砸来……非常之时，就要有非常之人，更要显非常之功！毕谷云这个上海的“小赤佬”，如果没有点绝的，怎敢跑到北京来闯江湖？又怎能服人？他正是靠《绿珠坠楼》高难度的纵身一跃，才在北京打开了局面。

这是一着险棋，颇富传奇色彩。说到坠楼绝技，是从三张桌子那么高的楼台布景上翻筋斗而下，表示高空坠亡。据说徐碧云早年演，是“抢背”摔下，再挺身变“僵尸”，检场的瞬间扔出四个垫子（为保护伶人），徐严丝合缝地正好摔在垫子上。三层高台翻下，已是绝技；而检场的扔垫子，千钧一发，与伶人倒地配合无间，又添一绝。后来净化舞台，废除检场，扔垫子不行了；于是前面用玉石栏杆的布景遮挡，后面事前放好垫子。为了更逼真坠楼，毕谷云在技巧上改以“吊毛”，一头扎下，快落地时仍变“僵尸”。这两种演法，难度都甚大，搞不好就会身负重伤。二十多年前体操运动员桑兰，在跳马比赛前的练习时摔成高位截瘫，令人心有余悸；而绿珠坠楼时，如同“吊毛”，也是从高台头朝下坠落，危险可想而知。“文革”前毕谷云仗着年轻，演出较多，并不害怕。但他回忆，有一回出了点偏差，坠楼后，有一种头被压缩到脖子里的可怕感觉，难受了许久，好在后来还是恢复了。这让他心存忌惮。优伶哪里是唱歌，简直是在搏命啊！

经此一役，毕谷云算是得到了京城梨园行的认可。接下来，成立民生京剧团（后改名红星京剧团），开始在京唱

戏。说实话，毕剧团的四梁八柱不算整齐，但有一好小生周承志。这个团，主要就是卖一生一旦。翻阅毕谷云的老戏单和海报，颇有些感慨，介绍他是“五大名伶徐碧云的得意高足……除能徐派名剧外，兼擅梅、荀、筱等各派名剧……是后起最有希望的小名旦”。要知道，贤如杨荣环、陈永玲，那时都未挑梁组班；而身材娇小的毕谷云，却有那么大的气魄，力争上游。

在京、津、沪等大城市演，讲究规矩；而在中小城镇巡演，要想营业好，就得会的多、花样迭出，光唱一派是不够的。在剧目方面，毕谷云走的是特色之路，且总能另辟蹊径，演旁人演不了戏。他主要以徐派标榜，《八本玉堂春》《绿珠坠楼》《大乔小乔》《虞小翠》等都属特色戏，但梅派、荀派、筱派的一些戏，也能拿得起来。比如他到一地，三天的打炮戏，常是《红梅阁》《红娘》《玉堂春》，看起来普通，但一出有一出的亮点。《红梅阁》号称拿手，得过筱翠花的指点，不但有喷火绝活，还要满台扑跌，异常精彩。《红娘》的看点是前后部一次演完（有时也分演），荀派只有所谓前部，关目包括游园惊艳、解围赖婚、传书跳墙、佳期拷红；而毕创排的后部情节是长亭送别、旅店思梦、乔装戏亲、二美团圆，在跳马比赛前的练习时摔成高位截瘫，令人心有余悸；而绿珠坠楼时，如同“吊毛”，也是从高台头朝下坠落，危险可想而知。“文革”前毕谷云仗着年轻，演出较多，并不害怕。但他回忆，有一回出了点偏差，坠楼后，有一种头被压缩到脖子里的可怕感觉，难受了许久，好在后来还是恢复了。这让他心存忌惮。优伶哪里是唱歌，简直是在搏命啊！

在此一场也未客满，可见知音寥寥。”吴先生晚年观剧，挑选甚严，很多时候赠票、接送，他都坚决不去。若非生病，他就主动去看毕谷云的戏了。可见吴先生对毕是有好感的，惜缘分未到。

1984年，早过知天命之年的毕谷云拍摄了电视片《绿珠坠楼》。早一两年，他因演绿珠而腰部受伤，已收山，不再演此剧。但为留下艺术资料，他将危险置之度外，决定做人生最后一次惊险一跃。所幸吉人天相，毫发无损。吴先生前次错过剧场演出，故对电视片抱很大期待，但观后却大失所望，认为与徐碧云当年的演法颇不相同。而混用西洋乐队，尤令老顾曲家反感。我后来在网络上也看了，觉得其中的败笔是，坠楼时不该用慢镜头。盖坠楼乃命悬顷刻，间不容发，又是千难万险的惊悚技艺，而电视片竟出之以缓缓的慢镜头，一下子就冲淡了紧张气氛，岂不大煞风景？演戏又不比体操比赛，难道需要慢镜头去解制？但我想，板子不能打在毕谷云的身上，这当是电视导演自作聪明的拙劣之笔。

叶落归根，毕谷云晚年回到上海，住在长乐路附近石库门房子的二楼亭子间，楼梯极为逼仄，上下不便，若无人搀扶，耄耋老人是决计下不了楼的。我与恩生开玩笑说：“毕先生真成楼上的绿珠了，但他可以不走楼梯，只须一个‘吊毛’，从窗口翻下即可。”恩先生用上海话回云：“吃伐消，吃伐消……”言罢，两人拊掌大笑。杜牧的《金谷园》咏绿珠事“日暮东风怨啼鸟，落花犹似坠楼人”，脍炙人口；而毕谷云凭一出绝戏《绿珠坠楼》，令观众长长久久地记住了他。那次拜访离开时，已是黄昏，夕阳残照透过长乐路上的法国梧桐，洒下斑驳的金色光影。人走在斜晖中，两边的百年洋房渐次而过，恍如隔世。据说周信芳故居离毕家不远，那又是一个遥远的梨园旧梦。

(二)

再谈宋长荣。“文革”后，宋带领淮阴京剧团巡回演出，红遍五湖四海；但其实，“文革”前他就一鸣惊人了。他中年连演一千余场《红娘》的嘉话，到处传扬；我今“反其道行之”，重点谈他的早岁创业期。

话说解放初，有个名不见经传的沭阳京剧团，宋长荣就是那里的领衔主演。这个江苏省沭阳县的小剧团，一开始就是个流动的草台班子，不但在家乡演，还在长江中下游巡演，主要是跑跑张

家村、李家店之类的乡镇码头。剧团虽小，却有青云之志，终有一日演到了南京、上海等大码头。1957年，二十出头的宋长荣领衔剧团在南京公演，共演七十四场，连演七十二场，创造了艺坛佳话。老艺人张桂轩很赏识他，许为后起之秀。

宋长荣在南京一炮打响吗？非也。香也怕巷子深，何况他们是穷乡僻壤来的，一无名角，二没鲜亮行头，三乏宣传手段。一开始，剧场不愿接纳，甚至饱受冷嘲热讽，他们纯粹是靠真本领、靠口碑，一传十、十传百，不胫而走，才在南京逐渐打开局面的。多年前，我偶然看到和宝堂写的宋长荣画传，无比感慨。初闻南京时，“好事者看到他们的服装道具，更是惊讶：巨角的褶子是流行的苏联大花布缝制的，绣花是蚕茧做的，彩鞋是画的，穗子是白线染的，苏三起解的鱼枷是三合板钉的，鱼鳞片是图钉按上去的，锁链是曲别针连起来的……”（《荀艺长荣画传》），剧团条件之艰辛，行头之“离谱”，让人瞠目结舌！宋长荣若非怀珠抱玉，雏凤声清，凭什么唱红？

除了南京，长江中游各城镇，沭阳京剧团走了不少地方，每到一处，宋长荣都是最耀眼的明星。到了1959年7月，二十四岁的宋长荣又杀到了中国最大的都会上海，从南市剧场演到丽都戏院。一个苏北的小剧团，勇闯上海滩，而且不是演一两场，而是连演一两月，这需要多么大的实力和魄力？清末以来，多少有来头的伶人在上海吃瘪子、碰钉子，郁郁不得志，甚至折戟沉沙。而宋长荣这个黝黑朴实的乡下孩儿，竟然站稳了大上海的舞台，饮誉春申。

据1959年上海演出老戏单介绍，沭阳京剧团出自苏北淮海抗日根据地一个偏僻农村沭阳。1949年，县商会主席找了几位老艺人，出资创办“长”字科班，招收了45个学徒，经过短短半年多的学习训练，即粉墨登场，流动演出。宋长荣就是这个“长”字科班的学员。他半农半艺、边学边演，跑码头、走江湖，广泛实践，技艺日益出众。1954年，成立沭阳京剧团，“小土孩儿”（荀慧生语）宋长荣成为县剧团的正式演员，并很快成长为台柱子。

用应景的话说，毕谷云和宋长荣都属“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的有志青年，都创造了属于自己的艺坛奇迹。宋就是沭阳本地人，菜农之子，年少时还在戏院门口卖过瓜子花生。在他的行状里，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在拜名师之前，主要靠自己的笃志好学、刻苦磨砺，就在舞台上大放光彩了。（他1961年才拜的荀慧生，但拜师前就享名了。）这说明民间戏班藏龙卧虎，他的乡下师傅里，或许有“扫地僧”般的深藏不露者吧！但我想，宋长荣主要还是靠毅力加灵气，如饥似渴地学，抓住一切机会演，千锤百炼，才玉汝于成的。1956年，宋长荣就在专区会演中获演员一等奖，1957年又得江苏省文化局“著名演员嘉奖状”，《新华日报》赞誉他是一颗刚出土的明珠。

在苏皖一带，观众称颂宋长荣是“小小梅兰芳”，由此看，早年的他主要是唱梅派的，事实也的确如此，梅派的《凤还巢》《霸王别姬》《贵妃醉酒》等，他都应付裕如。程派戏，因为短期给新艳秋配过二旦，也请教过，他亦能来几出。在乡镇演，乃至唱野台子戏，一定要会得多、花样多。光演梅、程那样的大青衣，肯定是不够的。相比而言，民间百姓可能更喜欢看小家碧玉、儿女情长的悲喜剧。慢慢地，宋长荣就把重点放到了宗荀（慧生）派上，《红娘》《红楼二尤》《勘玉钏》《红梅阁》《霍小玉》《玉堂春》《金玉奴》《十三妹》等都擅演，他还创排过一出新

戏《画皮》，也是连演连满。总之，他戏路子的宽广，一如毕谷云。

毕、宋二人在“文革”中，都明珠沉埋，耽误了十余年。是金子总会发光，“文革”后，毕、宋一旦得到机会，果然再度焕发光彩。可惜他们最美好的时光都逝去了！相比而言，宋的声名似更胜一筹。儿时，家里有宋长荣演《红娘》的连环画小人书，翻过许多遍，他拍的电影《红娘》更是风行一时。忽有一天，在家乡大街上的影剧宣传栏里，看到他来公演的大幅海报，那份激动，真如故友相逢！

荀慧生之下，多少名伶擅演《红娘》，从毛世来、许翰英、董芷琴、李玉茹、吴素秋，再到赵燕侠、李薇华、孙毓敏……十个指头数不过来。而宋长荣偏偏凭这个烂熟的戏，“扎硬寨，打死仗”（曾国藩语），冲出重围，蜚声海内外。荀慧生当年看过宋长荣的《红娘》后，在日记里写下“可堪造就”。对于观众而言，宋长荣好像已经幻化成了红娘，或者说红娘就应该是他那样。我遐思迩想，在记忆的鱼枷里，奇妙地打开了元人小令《醉中天·咏大蝴蝶》：“弹破庄周梦，两翅驾东风。那像大花蝴蝶一样的出场，水袖翻转，裙裾飞扬，翩然而至，惊艳全场。

有些老辈顾曲家认为宋长荣会的戏少，或不免寒俭之气。我想为他说几句话。宋长荣会的戏其实真不少，试想长期在乡野，一年几百场，什么戏没演过？梅派、程派、荀派……他连《盘丝洞》《馒头庵》都演过，甚至小生也能演。但确因地域、条件限制，很多戏他能“没准谱儿”，能演却不精。这很正常。有意思的是，“文革”后，步入中年的宋长荣由博返约，一般只演有“准谱”的戏了，那些“造魔”的戏，都小心翼翼地收起来了。后来的爱情羽毛，不恰好说明他的冰雪聪明么？艺术不就是由广博，而精深，而简约么？

由宋长荣，我又想到另一名伶李炳淑。李也是小地方出身，早年考入安徽宿县京剧团，后在蚌埠专区京剧团当演员，同样艺术优异、令名早著。十八岁时，李炳淑被幸运地选送到上海戏曲学校进行“定向培训”，梅派传人言慧珠很喜欢她。后沪、皖两地领导争着要李，由领袖出面斡旋，终于留沪。或许，宋长荣当年应该早点到上海这样的大都市，投名师深造，眼界更宽，艺术上更精湛。然而，这恐怕只是美好的想象。虽说人才难得，但宋是男旦，新时代已经不提倡了，他亦无法得到像李炳淑那样的机会，被戏校重点培养（戏校已不招收男旦）。生态已变，造化弄人！宋长荣的艺术道路，注定更艰难。平心而论，以他的出身，取得那样的成就，已经做到最好，不必再求全责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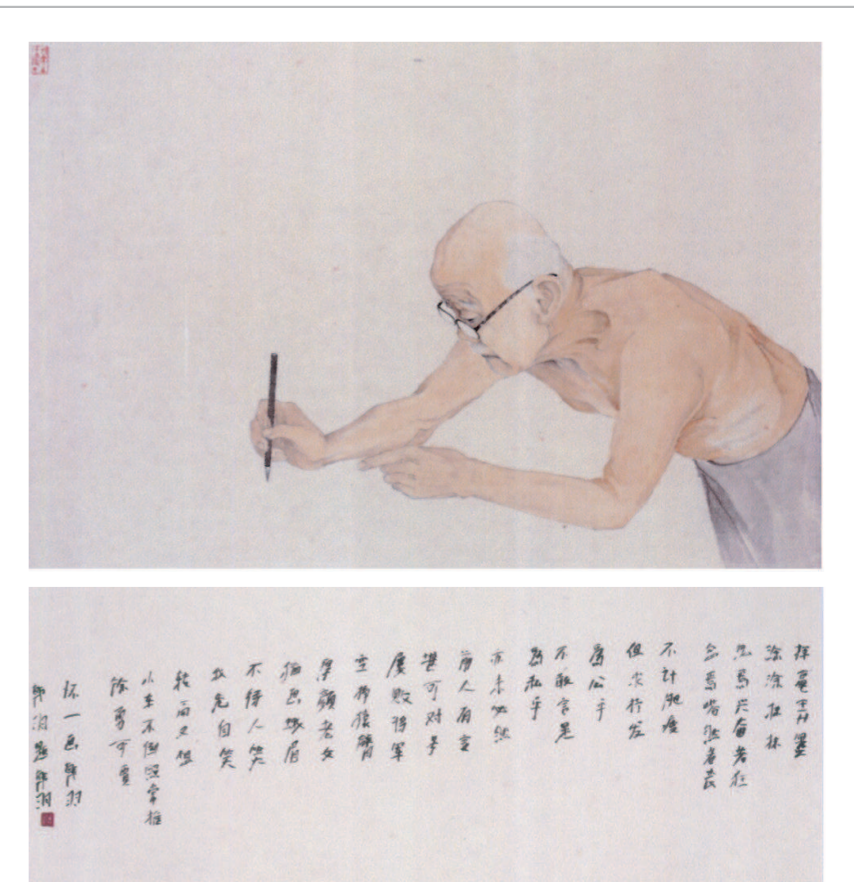
张爱玲在《〈传奇〉再版序》中说：“呵，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这番话，我初读即留下深刻印象。伶人难道不是如此？出名同样要趁早呀！由此言之，毕谷云、宋长荣也算是英雄出了少年时，在弱冠之年都干出了“过五关、斩六将”的光辉业绩。像毕谷云，二十出头，大海报上就写“红遍京沪”；宋长荣，二十二岁就得到“著名演员嘉奖状”。他们俩的，虽是柔弱的女儿家，但骨子里却显出一股坚毅的闯劲。毕谷云少年时苦练跑功，直到古稀之后，仍能蹑蹑蹑，功夫了得；宋长荣幼年光脚绑沙袋练圆场功，跑起圆场来，才圆流转如弹丸，少有匹敌。艺人总要有绝的，方能崭露头角。我不禁忧心，今天的戏曲演员，都到了四十余岁，住往还称青年演员，五十余岁还不能驰名，试问：何时才是出头之日？这恐怕也不能怪演员。今之艺术生态，从某种程度上讲，或许对年轻人是不太友好的？其然乎？岂其然乎？

斯人虽已矣，笑靥似犹在。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有名句：“绛唇珠袖两寂寞，晚有弟子传芬芳。”唐代的大艺术家公孙大娘幸有李十二娘这样的杰出传人，惟愿毕谷云和宋长荣亦有弟子传芬芳。

“文汇报”微信公众号

“明断，正取暗续也” 唐太宗曰：“人言魏徵猖狂，朕视之更觉妩媚耳。”猖狂之与妩媚，天壤不同，太宗合而言之，余甚疑厥久。今见青藤诸画，离奇超脱，苍劲中姿媚跃出，与其书法奇崛略同，太宗之言，为不妥矣。（张岱《跋徐青藤小品画》） 跋画，不言画，而言人。言人，不言青藤，而言魏徵。言魏徵，不直言魏徵，而借唐太宗之言言魏徵。又就唐太宗之言，由“蓄疑厥久”而知其“不妥”颠了个过儿。这颇一颠，竟从魏徵人品之高颠出了青藤的画品之高。 明断暗续，触类旁通，置此取彼以蓄势，句句机趣。 半句出在羊身上，借张岱语赞张岱：“盖诗文只此数字，出高人之手，遂现空灵，一落凡夫俗子，便成腐臭。” 颠来倒去几行字 白居易《长恨歌》长卷书后跋语： 《长恨歌》附陈鸿《长恨歌传》中有语云：“愆尤物，窜乱阶。”忽想及《两般秋雨庵随笔》亦有语云：“明皇娶杨玉环，乃寿王之妃，《长恨歌》《连昌宫词》长篇叙事

寻行数墨 韩羽 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 虽说已漏网，犹恐误吞钩，人曰：“子非鱼，安知鱼之忧。”我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忧。” 读齐白石画： 蛙声十里动量星，见利忘义小鸡雏。 阳春之雅巴人趣，三分归农二分儒。 读齐白石诗： 好诗好得没法说，大白大白一大白。 何只汉书能下酒，快快拿个大杯来。 读陈跛子青蛙漫画组之《小漫画大时代》漫画集： 画笔本无稀奇处，说到奇处奇煞人。 自从郎县有跛子，天下青蛙皆姓陈。



朱兄于市上购得予题方成画鲁智深一图相示，予复为题如下语： 剃度蓬台走天涯，昨日黄家今朱家。 四海之内皆兄弟，芒鞋破钵随缘化。

怀一画韩羽，韩羽题韩羽（右图）：

挥毫弄墨， 涂涂抹抹， 忽焉兴奋若狂， 忽焉嗒然若丧， 不计肥瘦， 但求抒发， 为公乎， 不敢言是， 为私乎， 亦未必然。 前人有言， 堪可对号， 屡败将军， 空挣狼臂， 厚颜老女， 犹画峨眉。 不待人笑， 我先自笑。 转而又想， 小车不倒照常推， 徐勇可贾。